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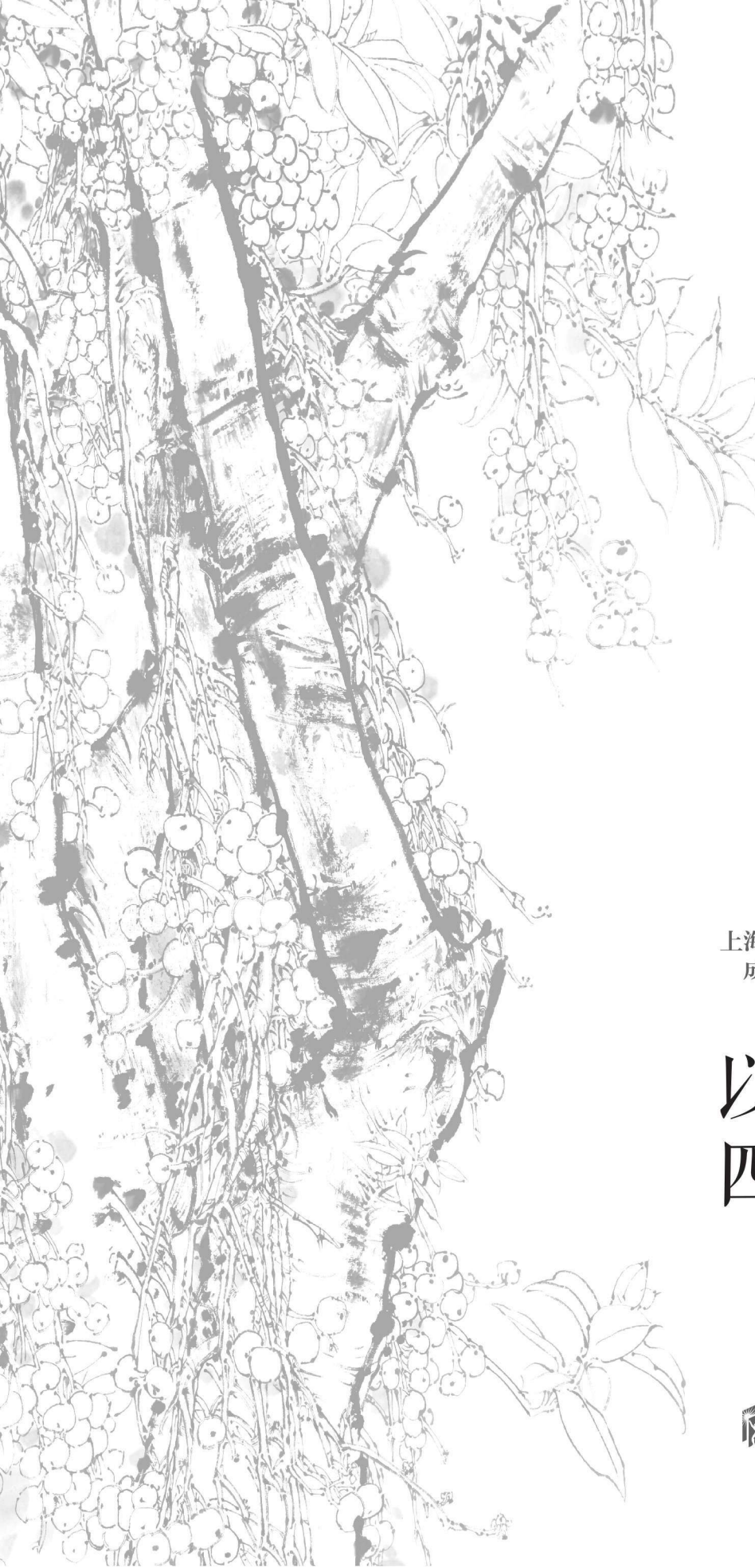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成立四十周年学术文选

以文培元 四十载

荣厥明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成立四十周年学术文选

以文培元 四十载

荣跃明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文培元四十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
四十周年学术文选/荣跃明主编.--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19

ISBN 978-7-5520-2911-6

I. ①以… II. ①荣…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7204 号

以文培元四十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文选

主 编:荣跃明

责任编辑:陈如江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42.5

插 页:4

字 数:92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911-6/C·187

定价:1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19年,是新中国国庆70周年,也适逢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40年。对一家专事文学文化研究的科研机构而言,这是一段伴随时代变迁而发展进步、在回应现实要求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历程。40年前,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幸诞生于彼时,在追逐时代大潮、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呼吸、共命运中,分享、见证和参与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40年来,几代学人在文学所工作、学习和研究,以辛勤劳动、思想智慧和丰硕成果,共同开创、营造文学所学术立所、服务社会和资政育人的良好学风与学术传统。40年来,一批批学有专长、造诣精深的老学者、老专家因年龄原因陆续离退休;也不断有年轻学人进所工作,接力前辈开创的事业,在老一辈学者专家传帮带下奋勇争先、成长成才。至今,文学所40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已占全部科研人员的一半以上,其中已有90后青年学人。

文集集结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本所几代学人在不同时期已经出版、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编辑出版这部文集,并不企求展现文学所整体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却可以从中窥见40年来文学所在研究领域和方向上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学术发展脉络,特别是可以让读者从中感受到时代发展与文学所学术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也不是为了表彰和评价每位作者的学术成就,每人一篇文章,实难全面准确地呈现作者个人的学术能力和水平,毋宁说,大家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对于文学所难以言表的一种情感。

编辑出版文集庆祝建所40年,这一形式本无新意,但集中体现了文学所几代学人——无论是在职的还是离退休的,或曾经在文学所工作现另有高就的——对40年过往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期许,期待在下一个十年或在更长远的未来,文学所有更好的发展。文集所承载的情感,虽由个体汇集而成,却又超越了个体,是文学所这一集体40年发展积累的时间标记,也是几代学人薪火相传、聚力奉献学术事业的象征。

2019年,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重要年份,也是文学所走过了40载,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开始新征程的新起点。“四十而不惑”,无论是对个体还是集体,都意味着应当具备堪当大用的成熟,同时也提醒并时时激励着我们,这种成熟本质上也是一种责任,即一家学术机构对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应当具备的使命担当和自觉意识。

本所同事王光东副所长、郑崇选研究员、袁红涛副研究员、陈凌云博士、常方舟博士等为本文集编辑花了不少时间,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是为序。

荣跃明

2019年8月10日

目 录

荣跃明 序 \ 1

文学研究卷

王道乾 《琴声如诉》译后记 \ 3

徐俊西 新时期“文化小说”漫论 \ 7

陈伯海 “原创性”自何而来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之我思 \ 14

邱明正 《上海文学通史》绪论 \ 25

王文英 论夏衍戏剧艺术的创新 \ 35

蒯大申 维柯与朱光潜美学 \ 45

王光东 “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 \ 54

徐培均 再论淮海词 \ 61

钱鸿瑛 试论“词无达诂” \ 71

潘庆舲 梭罗：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先驱

——纪念梭罗诞辰一百九十周年 \ 77

瞿世镜 《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再版后记 \ 83

夏咸淳 小中翻奇的空间艺术

——明代园林美学片论 \ 86

吴国璋 “跨越”与“吸取”

——对“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的思考 \ 96

许豪炯 试论《华抱山》的史诗艺术特征 \ 102

徐文茂 陈子昂“兴寄”说新论 \ 109

孔海珠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 \ 118

- 戴 翊 从表现和参与的真诚到体验和探究的执著
——王安忆论 \ 129
- 丘 峰 生命意志与艺术激情
——赵丽宏散文的艺术踪迹 \ 138
- 孙琴安 中国评点文学的性质、范畴、形式及其他 \ 145
- 潘颂德 鲁迅的诗论 \ 154
- 陈青生 上海“新潮社”及其文学活动 \ 161
- 陈惠芬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 170
- 任一鸣 《奥兰多》颠覆英国传记传统的书写策略 \ 181
- 张炼红 “幽魂”与“革命”：从李慧娘鬼戏改编看新中国文艺实践 \ 191
- 刘 轶 《青囊奥语》坤壬乙“巨门”“文曲”初解 \ 204
- 董德兴 大潮涌动中的艺术嬗变
——对近二十年来小说的精神审视 \ 211
- 郑祥安 个人化写作与“另类”小说的困惑 \ 217
- 许国良 历史的回声
——读《新学伪经考》 \ 222
- 朱生坚 人类困境的情怀
——西蒙娜·薇依《〈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读解 \ 228
- 朱 红 人物品藻与戏谑娱乐：唐代“题目”源流考 \ 240
- 饶先来 东西文明对话背景下的生态文学批评 \ 251
- 袁红涛 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 \ 260
- 王 毅 “俳谐”考论
——以诗词为中心 \ 270
- 贾艳艳 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叙事困境
——对小说创作现状的一种思考 \ 281
- 李艳丽 晚清俄国小说译介路径及底本考
——兼析“虚无党小说” \ 291
- 许 蔚 文学的魔力：《西游记》的度亡意涵与仪式功能 \ 300
- 常方舟 数字媒介时代的网络文学批评现状及出路 \ 308
- 曹晓华 晚清改良新戏和女学的互动
——以《惠兴女士传》和《女子爱国》为中心 \ 317
- 狄霞晨 钱基博与近代文学观念转型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文”篇为中心 \ 327
- 朱恬骅 西蒙栋“技术美学”评析 \ 335

文化研究卷

- 姜 彬 从“古歌”看古代婚姻制度的演变 \ 345
- 叶 辛 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 \ 361
- 陈圣来 现代语境与国际表达中的中国文化考问 \ 371
- 荣跃明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前进展和未来趋势 \ 380
- 徐清泉 海派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及时代向度 \ 389
- 朱鸿召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文化问题 \ 400
- 武振平 围棋方法初论 \ 409
- 张履岳 规律：自然、社会、人文 \ 420
- 刘景清 《啊！摇篮》的导演构思 \ 434
- 花 建 “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文化产业的空间新布局 \ 442
- 蔡丰明 中国民间伦理习俗及其文化价值 \ 451
- 叶中强 城市空间与晚清上海叙事
——从《王韬日记》到《海上花列传》 \ 459
- 巫志南 当前推进我国文化政策创新的思考 \ 471
- 包亚明 场所精神、城市文脉与文化地理学 \ 477
- 陈占彪 从工作到做工
——论职业神圣感与劳动创造性的丧失及“工作”的变异 \ 485
- 郑崇选 焦虑中的性别与都市想象
——以《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为中心的考察 \ 496
- 吴文娟 世界先进文化的内涵与我们的吸收 \ 506
- 黄江平 “风俗志”编写的体例、特点及其民俗观
——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和《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为例 \ 516
- 沈习康 江南游风初探 \ 525
- 任 明 “文化折扣”理论的提出与应用
——跨文化视野中的电影研究 \ 533
- 毕旭玲 “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 \ 541
- 王海冬 崇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政策的路径借鉴
——日本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政策研究 \ 550
- 冯 佳 当代图书馆重要实践问题的理论探索
——公共图书馆与其他业态融合发展的思考 \ 558

- 刘 春 是枝裕和：“看见”看不见的力量 \ 565
- 张瑞燕 拉丁美洲中国文学传播现状与市场分析 \ 571
- 钱泽红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多元投入机制研究 \ 584
- 陈亚亚 如何实现社区信息服务均等化与性别平等
——基于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的调研 \ 595
- 盛 韵 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
——文化冷战中的《文汇》杂志 \ 601
- 曾 澜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
——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 607
- 陈凌云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价值、设计方式和原则 \ 616
- 王 轲 论中国基督教版画对朝鲜时代中后期绘画的影响
——以申润福作品为例 \ 624
- 程 鹏 旅游民俗学何为：建设旅游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 631
- 陈云霞 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上海农民工文化消费状况研究 \ 640
- 张 昱 国际博物馆专业人员培养及管理体制初探 \ 653
- 杜 梁 从“轴心都市”到“多元宇宙”：超级英雄电影的空间图景建构 \ 662
- 编后记 \ 669

文学研究卷

《琴声如诉》译后记

王道乾

玛格丽特·杜拉原姓多纳迪厄(Donnadieu),1914年4月4日出生于印度支那。她的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在西贡读中学,在童年时期虽然也曾回到法国,但为时甚短;到十八岁后,她才回到法国,入巴黎法学院、政治科学院读书,还曾专修哲学和数学,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学士学位。1935年至1941年,任法国殖民部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投身反法西斯德国的抵抗运动。1945年至1955年,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后来玛格丽特·杜拉成为职业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1943年开始发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此后相继发表小说约有十六七种以上,还有许多剧本、电影剧本、电视剧等。她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60)使她闻名世界;《英国情人》(1967)获得1970年易卜生奖。玛格丽特·杜拉开始创作之时,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和此后新小说派兴起的年代,她的创作兼有上述两种文学潮流的某些共同特点,带有时代的印记,自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法国有的评论家说她的作品属于存在主义一派,这是与在她的作品中对于人的内在本质的探索有关;另一些评论家又将她归于新小说派,常常将她与米歇尔·比托尔、阿兰·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相提并论,如批评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曾说罗布-格里耶写的是“物”包围下的人,玛格丽特·杜拉小说中展现的世界,与许多法国现代小说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有相似的方面,如写西方现代人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发掘,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深切感受到内心空虚,人与人难以真正沟通,处在茫茫的等待之中,找不到一个生活目标,复杂的爱情关系,爱情似乎可以唤起生活下去的欲望,但是爱情也无法让人得到满足,潜伏着的精神危机一触即发,死亡的阴影时隐时现,如此等等。这位女作家的文学主题大体也是如此。

杜拉最早的作品《厚颜无耻的人》、《平静的生活》(1944)、《太平洋大堤》(1950),在艺术上以至在内容上在许多方面承袭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利安·葛林这些老一辈作家的传统,似乎是有迹可寻的。如《太平洋大堤》,背景写印度支那南方,一个法国女人和她的子女向海洋争夺一块贫瘠土地的斗争,本来骨肉之间在向大自然的斗争中应是同心协力、心心相连的,但小说写的是在这场互助求生、休戚与共的搏斗中人与人的疏远分离;作为对空虚、苦闷生活的抵制,一个妹妹对一个哥哥发生隐蔽狂热的感情,哥哥找到一个女人走了,这个孤独的少女空空留下,站

在大路边上,面对着可怕的现实,陷于毫无希望的等待之中。杜拉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处于等待之中的。她的一个写得很长的短篇《工地》,只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没有什么情节,自始至终写这两个人物在等待,他们彼此相互窥伺,追忆往事,仿佛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相遇,一直处于一种期待之中,写得十分细腻,但同时又写得闪闪烁烁,人物内心意识活动在迷迷蒙蒙状态下得到充分展示,通篇都是如此。另一部小说《广场》(1955),也写两个人物,一个旅行商贩和一个年轻女佣,这两个人物也在等待之中。等待什么?希望着什么?这一男一女坐在街头广场小花园的椅子上在谈话,全篇几乎就是写这种语意不明但又有着某种寓意的日常生活的对话,对话中似乎暗藏着许多故事,人物在倾诉他们自己的生活,发出内心的呼叫……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写一个男人在意大利海滨度假,孤寂无聊,遇到一个独身富家女人,她正在寻找她过去曾经爱过的一个水手;两人相遇,共同寻找那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行寻获的过去——爱情;一无所获,两人从此怅然离去。《塔尔基尼亚的小马》(1953),与上一部小说同属一个类型,也写海滨度假,写了五个人物,阳光与烈酒把人搞得疲倦无力,好像时间已经终止,人的真实存在也化为乌有。小说写了许许多多小事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情节,却写了五个人物的遇合,各自都有所期待,又都落了空。从《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这部作品开始,这位女作家走上了自己独创的创作道路,使自己的小说别具一色,从其他流派的作品区别开来了;这是有目共见的,后来也为人们所承认。对于她的作品的评价似乎正在与日俱增。总之,杜拉小说的气氛、人物大致都是这样,作家笔下着力点染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复杂的意识活动,一般小说中的纠葛、叙述、描写几乎都从她的小说中被排挤出去,这是现代法国小说艺术共有的特点;但人物形象依然真实地鲜明地站在那里,她的小说仍然有力量唤起读者的情绪反应。

1958年发表的小说《琴声如诉》^①被看作是这位女作家的代表作。法国批评家克洛德·戴尔蒙认为法国现代小说有如一片荒凉的沙漠,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拉的《琴声如诉》给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新路;他说杜拉这部作品使人想到普鲁斯特和麦尔维尔。这是这位批评家在1958年当杜拉这部小说出版时提出的看法。玛格丽特·杜拉这部小说发表后,她作为法国现代最重要作家的地位已经奠定。

法国另一位批评家亨利·埃尔认为小说《琴声如诉》写的是“不可能的爱情”。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是外省海滨城市一家企业经理的妻子,每星期五带孩子到一位女钢琴教师家中去上钢琴课。女教师所住的公寓大楼下面有一家咖啡馆。小说开始,小孩在上钢琴课,楼下咖啡馆中发生一桩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他所爱的女人;下课以后,安娜看了咖啡馆出事地点现场;不知是什么力量促使她第二天又到这家咖啡馆来,遇到一个蓝眼睛的青年,两人攀谈起来,谈话自然是从昨天发生的杀人案开始的;自此以后,两人似曾相识;安娜带着孩子又几次来到这家咖啡馆与那个男人相会,继续谈话,不停地喝酒。安娜和那个男人肖万谈话中所谈的杀

^① 这部小说的题目原文为 Moderato Cantabile,中译没有照这个音乐术语直接译出。改译的题目不甚好,而且不大恰当,姑妄译之。

死自己的爱人的男人和要求自己爱人对自己心上打一枪的女人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罢了。亨利·埃尔说：“安娜在同他谈话当中，自己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从她自己所属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逃出去，从对她冷漠无情的丈夫那里挣脱出来了。从某种情况看，她‘包法利夫人’化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她就将是由于爱而被杀死的女人（这种爱她是未曾经历过而又是她所向往的），而引诱她的、她也准备去爱的肖万就将是杀人的凶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出来之前，她清醒过来了：她没有带孩子，又一次去看望肖万，吻了他——他们都知道，仅此一吻即可，他们的爱情告终，从此永别。一场风波到此结束。”埃尔说这种不可能的爱情有各种原因。肖万是安娜的丈夫的工厂的工人，阶级不同，使他们的爱情成为不可能；在小城市里，搞得满城风雨，压力太大，是另一个原因；还有，安娜所爱的那个孩子难以割舍；如此等等。埃尔认为他们的爱情的主要障碍在于安娜所要求的那种“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绝对的爱情、疯狂的爱情”。这种所谓“绝对的爱情”观念不论是对批评家、作家甚至作家笔下的人物来说，正因为它产生于空虚、可厌、人与人相隔绝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不可能的。小说所包含的悲剧性主题是有社会依据的，因此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现实性的。

这部小说名为长篇，按照我们的习惯看，似乎是一个中篇。写得简练，摒弃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叙述和描写，甚至不惜写得干巴巴，对话很多，对话也是日常生活式的、一般性的、似乎不动声色的，小说似乎没有写完等等，这正是人们对这位女作家所称道的风格特色之所在。小说写有十五位客人的晚宴场面，的确写得十分精彩。其间运用蒙太奇手法，不难看出，作家通过语言时态变化加以表现，了无痕迹，恰到好处。批评家克洛德·鲁瓦说杜拉这部小说有如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尔托克“重写的包法利夫人”，正像小说所用的题目那样，让我们想到音乐，“像歌唱一样的中板的种种变调、和声与和弦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但是说玛格丽特·杜拉像新小说派作家那样，把小说写得干巴巴、冷冰冰，作家的眼光冷得像照相机镜头那样，鲁瓦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在这部写得精练、准确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恰恰是感情、人的感性，还有某种被有意压下去的、发自内心的痛苦的痛彻肺腑的真正美的彻悟。书中所写的，正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作家在理性控制下写出的理性所不理解的种种事理。”

人们从这部小说中不妨注意一下杜拉笔下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赋予语言一种暗示力量，带有一种与人物内心活动相一致的节奏，使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表达而又在心中反复纠结、难分难解的某种关系，主要是感情关系、爱情关系，通过这样的中介环节，得到表现，因此形成小说特有的气氛。这种情况几乎在她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要以为这位作家写的对话是什么戏剧性的铿锵有力的高谈阔论；相反地，发自人物内心的这种有时暧昧又仿佛独白似的十分精确的语言，同设置在人物四周的景物等等互相搭配组合，这就构成小说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过程，还包括人物未曾表露于外的复杂深隐的意识活动。人物之间的意识活动，互相交流，互相纠结，彼此影响，有时外化表现为外在环境的各种光色变化，外部的人与物又反射到人物的内部世界和情绪波动之中，互相映衬，就像这样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形象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历历可见。在杜拉的小说作品中，故事情节和景物描写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有时无

异是具有象征性的道具似的东西,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意义,不可任意更动增减。场景设置往往也是很少的,有限的。她的小说篇幅一般都不长,像1962年发表的《昂代斯玛先生在午后》原书封面上印了Récit(故事)字样,这似乎是纪德的传统。文章虽不属枯淡艰涩一路,但是非常精练,辞简而意深,虽然不时有生涩特异的词句穿插其间,但文气常常是婉约曲折,富于表情,是写得很好的散文。在篇幅限定的范围内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物:小说的主人公。

前面说到“等待”“期待”是杜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但是等待也因人而异,期待也各有不同内容。杜拉小说大多写的是爱情,但题材又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写爱情,还写其他各种感情、各种关系。杜拉笔下的七情六欲并不是什么抽象之物,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物关系,他们的情绪、意念、意识的波动也大异其趣。杜拉的小说《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在一定意义上说,说它是写等待未始不可,说它是写父女之情,也算切题。内容比题目要丰富得多。

小说主人公昂代斯玛先生已有七十八岁高龄,是一位从社会战场上抽身退下带着自己晚年最后一次结婚生下的唯一爱女来到某处山村养老待终;小说虽然只写他在一个夏季下午在山上新为女儿购置的房产前等待一个工程承包人前来商议为他女儿在这山间别墅修建露台的事,同时也等他女儿上山来接他下山,仅仅几个小时时间;但就在这短短时间限度内,埋藏在这个老人内心深处千万种记忆,特别是那些富于情感色彩的往事陈迹,如同沉渣泛起,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尽管这位身肥体大、衰老不堪的富有资产者一心想念的只是对他独女的深情厚爱,要为她把整个一座山也买下来据为己有,但在这种对女儿的爱里面,依然可以让人寻绎出私有制古老传统威力无穷的支配力量:财产继承权。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对夏日阳光在一个下午的变化不知写了多少笔,夕阳虽好,黑夜也不远了:昂代斯玛先生这一天下午复杂的内心活动,衰老之年忽明忽暗的意识、记忆、情绪的起伏,面对着山中光影交错与生死嬗替,全篇描写烘托的似乎就是一种无限的“惆怅”,一个活够了的私有者所面临的布满暗影的前景。

(王道乾译《琴声如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新时期“文化小说”漫论

徐俊西

自从“寻根文学”思潮一度以它喧沸的声浪和光怪的身影掠过中华大地以后,所谓文化意识的觉醒便成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至今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仍褒贬不一:褒之者视为文学“迈向世界的第一步”和“审美领域的新起点”,贬之者斥为作家“疏离现实”和“把玩古风”的旧思潮与消极心态的表现;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的存在,这种“文化热”的出现还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审美动机的——从社会原因来看,正像有些同志所说,每当人民处于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转折时期,在改造现实和奔向未来的同时,往往便会产生一种回顾历史和留恋传统的心理倾向。特别是当大量引进和渗透的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冲撞的时候,这种想从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寻求人们行为方式和心理机制的旧依托和新支点,以便更自觉有效地进行纵向继承和横向移植的文化抉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从审美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深化和多样化的追求,必将导致文学创作中所谓“多方位”、“全息性”文化观念的加强。因为我们知道,对文化背景的广角审视和对文化生态心态的多层次开掘,无疑将有利于审美创造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实现。

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各种文化—文学现象及时地、不断地加以批评和描述,就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了。



在我们进入具体的文化审美批评之前,往往总是要碰到范畴学上的一个难题,即一般地说,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凡是经过人类本质力量观照作用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而文学艺术作为这种广义的文化现象之一,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诸如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民俗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的主要特征,正在于它是人类文化这一“复合物”(泰勒)的整体反映的最完整、最直接的“肖像”和“模型”。换言之,即一般的文学形态总是以文化这一复合整体“同形同构”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凡文学都是文化形态的直接的、综合的表现,因而按理说也就不复存在什么“文化小说”和“非文化小说”的区别了。因此要想把文化小说从一般的小说类别中区分出来并加以单独的研究和观察,

那就首先必须对文化小说中的“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具体明确的界说,使其和上述那种广义的无所不包的“大文化”概念有所不同。

关于这一点,从人们一般所说的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区别往往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外部形态来看,所谓文化小说所表现的往往是有别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和客观现实的那些富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乡土民情、遗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亦即像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所强调的那种纯直接影响人民的行为方式和审美创造的“自然气候”和“精神气候”一类的东西。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生态”环境,而那些着重表现这种环境的小说则可以称为“文化—生态”小说。

另一方面,从内部形态来看,文化小说所揭示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征与一般的小说或心理小说也有所不同,它并不只仅着眼于对人物的性格、心理作一般的个性特征的刻画和描写,而是在自觉的文化反思的基础上,把它们放在整个民族文化积淀的整体结构中加以凝练和展现,从而使之比一般的性格心理描绘具有更加深厚稳固的历史感和种族感,以至往往可以成为人们剖析国民性和民族性的审美原型——对此我们可以名之曰“文化—心态”小说。

有了以上的区分和界定,下面我们可以循着这样的思路分别从“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这两个不同的类别来对新时期的文化小说进行具体的评述了。

二

如前所说,既然“文化—生态”小说主要是指那些以富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传统风习和乡土民情等外部文化特征为直接表现对象和审美对象的小说创作,那么它便和已往的乡土文学和风俗小说一样,在主要的艺术特征上常常不是对现实人生作整体的把握和表现,而是把艺术地再现某种特定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习俗作为自己定向的审美追求;在表现方式上,则往往以对文化—生态的“仿生型”描绘来代替对社会生活的典型刻画,其结果便像人们所说的,它呈现在面前的已是所谓“人类种族精神史的模型”,而不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完整图画了。

当然,作为新时期文化小说的一种,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小说和以往的乡土文学和风俗小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而且正是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可以见出它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时代内容。

首先,顾名思义,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和风俗小说往往把自己的文化视野的审美意象局限在对乡土文化的眷恋和再现上。这无论是以往沈从文、废名等人清幽闲逸的怀旧之作,抑或是当今汪曾祺、刘绍棠等人明丽清新的风情小说,他们的文化意味大多不外乎寄怀于故土人情,流连于山川锦绣。与此相比,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以贾平凹、古华、韩少功、王安忆、李杭育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小说的创作家们,其文化视野和审美意境则要阔大深远得多。这不仅表现在对当前发生在我国的伟大变革浪潮的热情呼唤和投入上,而且更表现为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时代落差

深切感受和领悟上。因此不难发现,他们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其说是出于对乡情风俗的眷恋和偏爱,还不如说是由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虑。由此,不论是贾平凹的商州风情还是韩少功的楚湘文化,都无不联结着改革的风云和时代的印迹;而人们从李杭育笔下的那些“渔佬儿”和王安忆作品中的“文化仔”身上,也不难发现传统的文化基因和现代生活的浪潮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冲突。至于像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这样及一些“寓政治风云于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作家作品,其审美倾向有别于一般的乡土风俗小说就更不待言了。

其次,如前所说,新时期“文化—生态”小说的作者们由于在激荡的时代大潮面前对民族文化传统所普遍感受到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便常常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忧患意识和批判色彩。这就和乡土文学的那种以表现对故土人情的美好情思和热情赞颂的艺术风格相反,它不管是对传统文化风习的展现,还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揭示,都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冷峻的批判态度来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进行严格的审视和重塑的。这表现在具体的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上,便使它具有了一种凝重深远的哲理意味和所谓荒诞、审丑等艺术内涵。因为在总体的审美特征上,倘若过去曾经有人把自然隽永的乡土文学称为民族风习的“集体抒情诗”,那么现在对于潜沉深厚的“文化—生态”小说就难怪有人要叫它做人类精神积淀的“历史博物馆”了。这里我们不妨以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作一比较,以说明这二者在文化意识的历史内涵和审美意味上的差异。

在《大淖记事》中,作者无论是对故乡湖光水色和人情物态的文化环境描写,还是对巧云和十四子忠贞爱情的歌颂,其审美意向主要表现为对乡风民习的热爱和对纯朴人情的赞美,由此它在给人以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强烈的情感色彩的艺术感受以外,对于文化生态的内在结构和潜沉意识,则并无更深的开掘和审视。《鸡窝洼的人家》则不同,作品中所有那些关于黄土高原上农民生态环境的展现——回回与禾禾这两对家庭的离异和重新组合所揭示出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生价值的冲突,古老的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不安和骚动,以及其他种种科学文明和愚昧保守、纯朴善良之间的情感冲撞……其创作意图显然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乡风民俗的赞美和欣赏,而是通过对这些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生态的展现和批判,以达到“彻底改造民族精神,建立崭新的文化形态”的审美目的。

还有,正是出于这种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忧患意识,新时期“文化—生态”小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曾一度对人类的所谓原初经验和原始文化形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其中为那些神游于太古洪荒,凝思于穷乡僻壤所谓的“寻根文学”,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我们知道,在近几年出现的“文化热”中,“寻根文学”是一个争议最多的文化—文学现象。其所以会引起争议,我们当然不能不注意到它自身在诸如创作动机和文化见解等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这点我们留待下面再说);但作为新时期文化,小说中的一种最具特色和影响的文学类型,通过对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特征的客观冷静的审视和剖析,无疑将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整个“文化—生态”小说的认识和评价。

“寻根文学”既以寻根作为自己审美创造的主旨,因此注重表现所谓原始蛮荒、古风野俗的